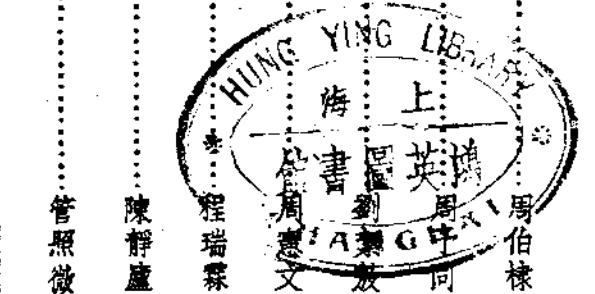




第十六六號

目錄

- 中國目前應注意物價政策
論非常時期的教育
國民經濟建設之另一側面
中日經濟提攜之反撗
在邯鄲枕上的日本人
撲朔迷離之佐藤外交
武人林銑十郎
管照微
程瑞霖
陳靜蘆


政問週刊社出版
民二十一年三月一

中國目前應注意物價政策

周伯棟

在物價騰貴的局面下，一般人的收入，無形中打了折扣，便是一般人的生活無形中爲之惡化了。譬如本來吃肉的，現在只好吃菜，本來坐包車的現在只好坐電車，本來住一幢房子的，現在只好把一部分房屋分租，或自行租賃他人的房間來居住了。這樣物價高漲，工資不增，一般人的實際上的生活程度自然降低了。

人們對於已獲得的生活程度，總是想極力維持的；而且實際上合理的工資，亦須以『足以維持適當的生活程度』爲標準的；申言之，即以生活費爲標準的工資，才是合理的工資。所以物價高了，爲維持原有的生活程度，應該提高工資，乃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我們推原物價飛漲的原因，半由於年餘以來法幣政策的效果，而法幣政策之所以必要，乃爲挽救通貨收縮政策下的市面的不景氣。所以這年餘以來的物價的趨漲，在克復不景氣的意義說起來，也許是必要的。

可是高物價可以煽動景氣，同時也可以壓迫一般人的生活。這正如同一的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是一樣的道理。所以爲煽動景氣而抬高物價，須以不至于過份壓

迫一般人的生活爲限度。所謂取其利而去其弊，才是我們應取的路子。

固然，這年餘以來，上海（專以上海爲例）物價指數漲了百分之二八·八（以二月份的指數一二二·九，比之二十四年十月的指數九四·一，而得此數），而上海的生活指數僅漲了百分之三·五（以二月份的指數一二〇·一，與廿四年的總指數一〇六·六相較，而得此數）但一般所受的壓迫，也就可觀了。實際上這年餘以來無論那一國的生活費指數，都沒有中國這樣升得厲害。我們試引英美日德爲例來看一看。（一九二九一一〇〇）

民國廿四年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

	英國	八七·二	九二·一
美國	八一·〇	八五·八	
日本	八三·六	八七·六	
法國	八六·九	九七·一	
德國	八〇·〇	八〇·七	
中國	九八·九	一〇六·五	

（備考）根據一月號國聯統計月報

據上表，可知中國生活費指數之漲率，實為世界各國之冠。于是，一般人為對抗計，便紛紛主張加薪，這自然是對的。但物價飛漲是普遍的，加薪是偏頗的；加了薪的受益，加不到薪的受損，故偏頗的加薪未免有些不公平了。至于普遍的加薪呢，事實上為不可能，即使可能，則其效果將益發煽動物價的飛漲。故加薪終究是治標的不切實的辦法。

於是治本的辦法，便只有用釜底抽薪的辦法。那便是注意物價政策，對於物價的飛漲加以切實的統制。

原來講到物價政策(Price policy)，便不外兩種；一、是放任政策，一就是對一切價格不加干涉任其由市場上自由競爭以決定之。中國向來對於物價不加統制，實際上取的就是這個政策；二是干涉政策——就是政府對於物價不全憑市場上自由競爭來決定，而加以人為的干涉。或直接由國家來規定價格，尤其對於國營事業，公營事業的商品價格是可以這樣辦的；或間接加以定奪或限制，尤其對於日用品的價格是可以這樣辦的。再或由全體銀行方面，來控制的物價，亦不是不可能的。

這樣的干涉政策，無非要使幾種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不至隨一般物價(General prices)以俱增，藉以減輕一般人的生活的負擔罷了。

固然物價經過這樣的一番統制，那麼生產必需品的人們因利潤較薄，恐將捨此而他，去生產利潤較厚的未受統制的商品了。但要知在物已高潮的局面下，奢侈品的銷路較狹，如生產者加多，價將更跌，故生產者轉營他業一點是無須過慮的。

法幣政策的效果，已經克服了不景氣於前；但却遺下了物價問題於後；現在這問題，正是壓迫着一般人的生活。為解決這個難題，一方面固然須從法幣的本身，予以確切的統制，同時還須對於物價，加以人為的糾正，如此法幣政策之利可見，而法幣政策之害可免了。

如果政府機關或準政府機關，不此之務，但利用其獨占事業的地位，以獨占價格為基礎，而先行加薪，這無非加重了大眾的負擔而自免於物價高漲的災難；這却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似乎是不相適合的。

(三月廿一日於上海)

論非常時期的教育

周子同

近年來，教育界人士們居然也和文壇上喊出的「非常時期的文學」的口號相唱呼而高唱着「非常時期的教育」了！到今天，就是說到東北四省淪陷，淞滬抗戰失敗，冀東僞組織成立，華北五省風雲日緊的今天，才喊出所謂「非常時期的教育」。

這是表示中國上流社會的教育界人士們的敏感呢；抑或只是表示他們的從容儒雅的姿態呢？

本來，我們的現代教育制度的產生和幾次的演變。就是因為國難而產生而演變的。我們可以說中國一部現代教育史就是國難教育史。沒有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戰爭的失敗，那會產生清末同治元年以後的幾個軍事學校和外國語學校？沒有中日甲午戰爭和庚子八國聯軍的恥辱，那會產生普通教育，義務教育和社會教育等等各種現行教育制度？舉最近的事，無論怎樣健忘的人想也不致於就忘記的事為例吧，沒有萬縣，五卅、沙基等帝國主義者直接屠殺中國農工的慘案和三一八等帝國主義者指揮他的打手間接屠殺中國學生的慘案，那會產生現行的「三民主義的教育」！

每一次的國難都在中國教育制度或思想上起了作用，然而每一次的教育制度或思想的轉變仍然無法抗禦下一次的國難的來臨。打開一部中國現代教育史來讀，顯然的無可否認的是一齣悲劇；就是說：國難自國難，教育自教育；本來為國難而產生而轉變而教育，結果却和國難成平行線的不相關連的在各自進展！再詳細地說，教育制度或思想雖在那裏變花樣，兜圈子，然而帝國主義者所賜予我們的國難却仍然毫不徇情地在加速度的加嚴重性的進展！

這原因非常簡單，教育之所以不能阻止國難：國難教育之所以長期的存在，原因就在於教育者忘記了大眾，欺騙了大眾，利用了大眾而又丟棄了大眾！

這話怎樣解釋呢？我們仍用現代教育史上的史蹟為證吧！清代末年經過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之帝國主義者決一死戰，他們這些統治者依理不是不曉得的；然而滿清帝國的本身根本就含有一個絕大的矛盾；就是說：帝國主義者的固然可怕，然而大眾的力量更其可怕；帝國主義者的喝血還可以用大眾的生命去餵養，以苟延統治者自身的殘喘，而有組織有訓練的大眾將給這些統治者以致命的直接的打

擊——鴉片戰爭發生於一八四〇年，英法聯軍發生於一八五七年，而中國第一個現代學校同文館的出現却在一八六二年，第一個含有軍事教育性質的船政學堂的出現却在一八六六年，對於國難不能急起直追地以教育來應付，而必要延遲到相當的歲月，這並不是那些統治者們的愚笨和因循，而只是表示那些統治者們徘徊和顧忌！所以中國現代教育的初期沒有普通教育，沒有義務教育，更沒有社會教育；換句話說，連假的大眾教育也沒有。滿清的統治者顯然是忘記大眾，忘記大眾，因而丟棄了大眾！這些統治者們不願作大眾所擁護的領袖，而只想在他們的奴隸中訓練了幾個翻譯和更多的打手，這便是同文館，廣方言館和水師學堂，武備學堂等出現於中國全部教育史上的主因！

鐵樣的史實證實了幾個翻譯和更多的打手是無濟於事的，是無補於國難的。亞洲的新興的帝國主義者以新的姿態踏上歐洲的前輩的帝國主義者的腳跡賜給我們以又一次的國難了。這便是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戰爭！這次國難的教訓，使國內比較前進的士大夫醒覺了；他們知道奴隸教育是不能抵抗軍國民教育的，抗拒這喝血的帝國主義者，只有「以牙還牙」的辦法，以軍國民教育與軍國民教育相決鬥。然而因為實行方法緩急主張的不同，這些比較

前進的士大夫們分化了，這便形成了憲政黨和革命黨。革命黨努力於地下的工作，而憲政黨的理論經過戊戌政變和庚子拳變兩次的苦難，居然被滿清皇室和在朝的官僚們所接受了。然而這些統治者們並不是真的實行了憲政黨的理論，而只是歪曲了他們的理論，於是在興辦普通教育義務教育制度的初期，便同時高唱着「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中體西用論」。這中體西用論，並不是那些統治者們真的對中國文化有所了解而設法保存它，而只是利用這理論來欺騙大眾！爲了阻止抗拒帝國主義者的繼續侵畧，不能不依賴大眾；然而麻醉當時的大眾使仍舊停留在家奴的意識，却又是必要的。所以中體西用論無異乎在說：西洋的物質文明是可以接受的，西洋的一部分的典章制度也是可以模倣的，但是中國數千年來的封建道德，却決不可廢；更明顯地說，就是說：「奴隸們，對外，對帝國主義者，應該曉得自己是一個國民，應該爲了國家作一個英勇的戰士；但是，對內，對滿清帝室，你們應該曉得自己仍舊是一個奴隸，應該效忠於這帝室而不許反叛」。如果讀史者是有眼睛的話，他應該明白這中體西用論在滿清官僚們的手中的魔術！這只是一刀兩用的魔術而已！所以，顯然的，這中體西用論，這在中體西用論所支配下的普通教育義

務教育制度仍舊只是忌怕大眾，欺騙大眾，而利用了大眾！

然而，這次教育制度的轉變，對外雖沒有發生什麼有力的效果，對內却起了絕大的作用。這證實了新的制度壓倒了舊的思想！這證實了中國舊官僚們的魔術究竟抵不住藏在近代及教育制度背後的資本主義化身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這更證實已經歪曲了的憲政黨的理論，却給了地下的左傾的革命黨以宣傳的方便和羣衆的力量。滿清帝室

和官僚統治下的高級奴隸們，因為普通教育的實行，集合起來，醒覺起來了，憤怒起來了！他們高呼着：要我們對付帝國主義者作一個戰士，先要解放我們奴隸的鎖鍊，在中華民國作一個國民！於是乎辛亥革命爆發了，於是乎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在野黨在南京成立政府了，於是乎中華民國誕生了！滿清帝室和官僚們欺騙大眾，而一部分的大眾覺醒了；利用大眾，而一部分的大眾反叛了；忌怕大眾，而一部分的大眾就給他們以值得忌怕的打擊！

然而因為中國社會之各種史的原因以及當時大部分士大夫之投機的墮落的原因，這一次國體的改革仍舊無補於國難的消除！在這許多社會的史的原因中，當時不能趁這機會來組織大眾，訓練大眾，站在大眾的利益立場上給這

教育制度以更大的改革，實是最根本的原因。所以中華民國已經二十六年了，而我們的義務教育始終只是口號和計劃書，我們的社會教育始終只是給一班士大夫們寄生的以與中飽的機會，我們的普通教育不要說沒有更高階段的意義，而且現代帝國主義者養成戰士，勞動者和選民的效能都沒有達到百分之二三！在一切對外對內的事變中，大眾被抬高了，又被鎮壓了；被利用了，又被丟棄了！大眾變爲政治投機者的魔術中的骰子了！

依這趨勢下去，這結果是可悲的。真的大眾教育當然談不到；非常時期的教育的口號也要沉寂下去，因爲帝國主義者快要不許你喊；而我們，大眾裏的我們，將要回復到滿清時代的奴隸生活——政治奴隸的鎖鍊以外，再加上一付經濟奴隸的鎖鍊！

中國上流社會的教育界人士們，非常時期的教育不是口號文章或局部的對大學生加點軍訓或軍事化學等學程所能解決的。我們要從中國史上了解國難，要從中國教育史了解歷來教育的失敗，要從世界現代史上了解大眾教育在教育中之無上的真實的價值！忘記大眾的固然是傻子，欺騙大眾的也未嘗不是自以爲聰明的傻子，而利用大眾又丟棄大眾的更其是自以爲聰明的傻子！如果真的大眾教育

出現了，不僅大眾得救，不僅在大眾裏的我們也得救，而且大眾所集合所寄託的國家也得救了！

國民經濟建設之另一側面

劉黎教

國民經濟建設之重要事項，不消說當然爲農村之救濟，工業之振興，以及交通之建築等，但我認爲這些都不過是國民經濟建設之物質的側面，除此物質的側面而外，則尚有較此物質的側面更爲重要，且爲此物質側面之前提的側面，那就是國民經濟建設之精神的側面。

從前彌勒(Adam Miller)會有『精神資本』的說法，李士特(Friedrich List)根據之，更將其闡發爲『生產力』的主張，李氏說：『一國之富，並不繫于物質的富之多寡，而繫于生產與供給之能力。斯密只注重物質的富而疎忽精神的生產力，故其說遂局限于交換價值之理論。吾人所謂精神的生產力，實不限于褊狹的經濟範疇，擴大之如貨幣，度量衡，印刷術，郵政，曆書，鐘表等之發明與興設，保安警察，自由，財產制度之確立，與交通手段之普及等，皆可謂爲一國之精神的生產力。賽(J.B.Say)謂法律不能生產財富，但法律却可創造生產力，現代各國國富之狀態，其能遠勝于昔日者，實因在過去數世紀之間

，產生了不少精神的資本如科學，技術及其他種種發現，發明，改良，與公私之設備教養等的原故。』

李氏這種主張，傳到現在又爲全體主義學派的首領史
磬(Othmar Spann)氏所承繼。史氏以『機能論』(Leistungstheorie)爲經濟學之中心問題，而將機能分爲(一)直接機能(二)間接機能(三)消極的資本機能(四)高級的資本機能及(五)優先機能等五種。『直接機能』亦名消費機能，此機能專爲消費財貨所保有，牠是在各種生產等消費構造體內專供直接享樂之消費的；『間接機能』亦名資本機能，此機能專爲生產財貨所保有，牠是在各種生產構造體內專供製造他種機能之使用的；『消極資本機能』爲公私防災的機關與設備，所保有，牠是用以防止一切災患與意外事件之侵凌的；『高級資本機能』爲公私團體所編結所制定所興設之一切法律一切行政與一切秩序所保有，牠是以使各人之經濟行爲及經濟建設可能的；『優先機能』亦名優先資本機能，此機能專爲一切自然科學的與

本文大意，曾在上海某教育刊物上發表，現因周憲文先生之邀，略加修正，在本刊發表，以就正於國內教育界人士們。

社會科學的精神勞動所保有，牠是用以準備一切機能之生產並國民經濟之建設的。在此五種機能之中，史氏特別加以主張而值得吾人特別加以重視的便為第四種高級資本機能與第五種優先機能；這兩種機能為一切生產一切經濟建設之前提，故吾人于培養前三種機能之前，首宜對這兩種機能，加以充分的培養。

目下我國一般人所高唱的經濟建設之內容，分析之實不過僅止于史氏所謂的直接機能與間接機能之建設，這兩種機能之建設，自然是刻不容緩；但不有後兩種機能之建設，如市場，貨幣，信用，交通，關稅等制度之設立，以及其他各種精神的生產力如科學，技術，組織，管理，與

駕駛人材與造機人材，吾人若辦不到飛機由自己駕駛更由自己製造的話，則吾人高唱入雲的航空建設，便不過是自欺欺人！其他的各項建設亦猶是理；故望國內作經濟建設運動的人，不要太偏重了國民經濟之物質的側面，而忘卻國民經濟之生產力的側面！

中日經濟提攜之反響

周憲文

本月十四日，日本經濟考察團蒞滬，外客遠來，政府當局尊為上賓，吾人自應待之以禮，而該國領袖兒玉氏於東京出發時對中國中央社駐日記者之談話，謂：「兩國應立於尊重領土主權，互惠平等之原則」，無論真意如何，總為難得之言，故吾人更應待之以誠。筆者即於此「禮」與「誠」之兩大前提下，撰文論中日經濟提攜，以告日本經濟考察團；該文見十四日上海申報。復經日僑主辦之上海

日報譯載，並於十六日該報之社評，曲為解釋，現由管照微先生譯成中文，連同拙作一併轉載於此，總題為中日經濟提攜之反響藉見兩國言論距離之一斑，對於上海日報之社評，則不加按語，蓋不欲與該報作多餘之辯白也。未附新聞兩則，該報記者見此，或有參考餘地。憲文附記

一、論中日經濟提攜

—謹告日本經濟考察團—

中日貿易協會將於十八日在上海舉行第一次會員大會，日方參加大會的會員兒玉謙次等一行，可於今日下午抵滬。兒玉氏等此次遠道來華，除參加中日貿易協會的會員大會之外，並負有促進中日經濟提攜的使命，故日方報紙乃有經濟使節團之稱。吾人雖不知兒玉氏等所欲促進的中日經濟提攜，究竟內容如何，但據兒玉氏於東京出發時所發表的談話，則「兩國應立於尊重領土主權，互惠平等之原則」。果然，則吾人於竭誠歡迎之餘，不能無言。

第一：考察團諸君都是日本實業界的領袖，不獨富有經驗，而且飽具學識，當知中日兩國的經濟，在現在的生產組織之下，絕對不能澈底提攜。這因為日本目前的經濟問題，（一）在如何推銷工業品，致生產於過剩，（二）在如何獲得原料品，致生產於停頓，所以日本要與中國作澈底的經濟提攜，第一當求中國能夠購買日本的工業品，第二當求中國能夠供給日本以原料品，這樣的提攜，顯非互惠，更失平等，質直言之，是使中國在經濟上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即一面替日本盡推銷工業品的責任，一面代日本負供給原料品的義務。最近日本代表在國聯原料會議席上聲稱。「使原料品輸入日本獲得便利，尚不足以解除當

前之困難，此必同時採取各項措置，使工業製造品之國際貿易，獲得便利而後可」，確不失為坦白之言。但在中國，在求本國經濟的獨立。其道雖多，要以振興工業為最，而振興工業的條件，固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真正實行關稅自主，且中國工業的振興，勢必影響於日本工業品的推銷，況在振興工業的前提之下，中國又勢非保全所有必需的原料品不可。這也影響於日本原料品的獲得。總而言之，在現在的生產組織之下，中日兩國的經濟，是無法可以澈底提攜；這不是因為中國人存心反日，也不是因為日本人有意侵華，這是現在生產組織下的兩國經濟環境使然，無可如何的。吾人作此率直之言，意在謹告考察團諸君，對於中日經濟勿具過分的希望，免因希望過甚，致於不知不覺之間，有背於互惠平等的初衷，引起無謂的反感。

第二：中日經濟雖然不能澈底提攜，但是部份的合作，固仍有餘地。而所謂部份的合作者，如中國多餘的原料品，苟為日本所需要，固可儘先供給日本，而日本多餘的工業品，苟為中國所需要，亦可儘先向日本購買；餘如日本資本的借用，日本技術的借重，都可在平等的地位，得互惠的利益，惟其如此，所以吾人雖認澈底的中日經濟提攜

爲不可能，但對考察團諸君所抱中日經濟提攜的願望，仍舊樂於接受，並願加以充分的考慮。吾人雖不知考察團諸君所稱中日經濟提攜的範圍如何，但以意度之，當不出此部份的合作；惟即此部份的合作，吾人認爲在目前尚有先決條件，而須請考察團諸君注意者也。

第三：考察團諸君當知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在日本的策動之下，我東三省失之於前，熱河繼陷於後，餘如冀東偽府的成立，察北偽軍的存在，日本在華特務機關的跋扈，各地浪人走私的囂張，使我領土失其完整，使我主權不能獨立；如何恢復我過去所失的領土與主權，這是目前中國政府與人民唯一重要的急務。中國政府與人民如置此唯一重要的急務於不顧，先與日本談經濟提攜，這不單是舍本逐末，簡直是無恥。中國政府與人民，爲自重計，固不願出此，觀兒玉氏謂兩國應尊重領土主權之語，想亦不致有此要求。所以，吾人一面盼望部份的中日經濟提攜可以成功，同時認爲必須先解決過去的中日政治問題，復我領土，還我主權。

第四：或謂：茲事體大，非考察團諸君所能爲力，當今之計，應本互惠平等的原則，先由經濟提攜着手，再謀兩國國交的整調，非謂置中國過去所失的領土主權於不顧

。這種言論，中國人民縱不反對，但亦不能無疑。中日共存共榮之說，中國人民聞之久矣，而結果適得其反。所謂華北明朗化者，爲年來日方人士所樂道，但華北情形之精，亦爲其他各地所罕見。考察團諸君所稱的中日經濟提攜，即使「問心無愧」，但中國人民回憶過去的史實，亦不能深信確非所謂華北明朗化的擴展。故諸君爲取信於中國人民起見，亦當先促中日政治問題的解決，再談中日經濟提攜的方法。再則，

第五：考察團諸君此次遠道來華，我國朝野尊爲上賓，杯酒言歡，難得真情，吾人深盼諸君能有機會細察中國確實的民意。中國人民對於日本，原無恩怨可言，但在日前，凡我國民不分階級，毋論男女，對於日本過去的侵略行爲，無不切齒痛心，寧爲玉碎，不求瓦全。諸君須知：東亞睡獅，業經覺醒。非利所能誘，非威所能屈，爲求領土主權之恢復，任何犧牲，在所不辭。但同時諸君應知：中國人民不惜以任何犧牲爭取者，僅爲領土之完整與主權之獨立而已，固絲毫無尋仇報復之意。昔日之仇人，一旦

第六：年來中國人民覺醒之速，在某種意義上，也許多少由於日本的壓迫；諸君職董事繁，此次來華，原非易

易，既已來華，希望諸君能於細察中國的民意之餘，取道華北，再一調查日本人民在我華北的種種舉措，當有更明確的認識。成羣結隊的偷運白銀，已成過去，但如大規模私販毒品，武裝反抗緝私，糾衆劫奪關棧，恃強佔據民房者，究爲何國之人民？三日一游行，五日一演習，時而鐵鳥亂舞於天空，時而軍艦出現於沿海者，究爲何國之軍人？再如強迫中國中央軍退出中國領土，中國國民黨撤消華北黨部者，又出何國之要求？諸君如能對於此種實情，窺知一二，則可知中國人民抗日情緒的高漲，決非偶然，更可知欲求中日經濟提攜的實現，自有其必由的途徑。

總而言之，吾人歡迎兒玉君的來華，竭誠歡迎其促成中日經濟提攜（部份的），願觀厥成，惟在目前，中日政治問題如不解決，中日經濟提攜無法實現：佐藤外長近稱：「在外交上不應忘却對方」，目前對方（中國）唯一的急務，在謀領土的完整與主權的獨立，惟諸君勿忘爲幸。再則，吾人固深知日本國民的缺點，但亦深知日本國民自有其特長之處而爲其他國民所不及者；吾人因不願見東亞兩大民族長此糾紛，而至同歸於盡，所謂「愛之深，

× × × ×

對於我國這次經濟考察團來華的目的，並中國方面有切，故雖知日本目前國內情形之複雜與諸君所處地位之困難，而仍以坦白率直之辭相告也。

二、論中日關係之誤認

上海日報

——並呈周憲文先生——

三月十四日上海某著名新聞上刊載了一篇周憲文先生的論文，叫作「論中日經濟提攜，謹告日本經濟考察團」。這論文是經過中國當局檢查後而發表的。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種中國方面的代表意見來看。這論文的要點是說：

最近日本方面所高唱的中日經濟提攜辦法，即將日本工業品輸入中國而向中國購買原料品，是要把中國永遠作爲日本的殖民地的一種辦法。在這前提下，中日的經濟提攜是不可能的。將來中國工業化起來，與日本工業品的推銷當然是有抵觸的。併且爲調整兩國的真的經濟關係起見，必須先做到主權之尊重與領土之恢復兩件事。具體點說，即是極力主張將滿洲恢復到中國統治之下，立刻解消冀東政府，並嚴禁華北的走私。如果不是這樣，中日兩國是不會有真的提攜的。中國人對於日本，將永久抱着復仇的心境。

，以及對於兩國經濟的相互依存性之有無等問題的檢討，在這論文中，我們可以發見其何等蕪雜的處置。同時將此種認識不足之議論求之於日本經濟考察團，是無異有意使兩國關係惡化。周憲文先生的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相對關係批評，是尼於公式資本主義理論的觀念，對於現在在我們面前所展開的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狀況以及其相關關係的認識是極其不實際的。如果將來中國的工業發達到與日本同一程度時，就無購買日本工業品的必要的話，其基於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相對的認識而否定互惠提攜的議論之幼稚性，證之於現今已有高度發達的日、英、美各資本主義國家間之圓滿的貿易關係，就可明白。中國到了工業化後就可與日本的工業關係絕緣，這是一種笑不可耐的論旨。舉例來說吧，日本靠着大自然的恩惠，擁有龐大的電力，因之工業生產的費用可以減低，因了良質的水源，人造絲的生產遂有獨特的優勢。這是中國根本不能追效的。此外，如海產物或其他產物也與各國有各樣的特殊性。反過來說，日本沒有中國那般大的沃野，就是用極高度的科學方法來經營大農業，也絕不能與中國出產的農產物與礦產物相比算。因為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是各有其特殊性的，所以把發展的形態抽象化了的公式論與實際的發展階

段自有其不同的地方。因此，資本主義各國間的經濟關係，一直到現在不見有極大的衝突而維持着互讓的現狀。

× × × ×

再，對於兩國的真的經濟關係：確立必須先做到主權之尊重與領土之恢復的主張，我們亦可有相當的指摘。我們要問，「滿洲國」的成立與「冀東政府」的成立是爲了什麼而發生的呢？再，結成這些政府的人又是那一國的人呢？這是要周先生再認識一下的。在「滿洲」因了張氏一家的逆政並反抗支持張氏的中國當局而結成的「滿洲國」以及因了華北的惡政，自圖營起，而組織了自治政府的「冀東政府」，那一個不是因了中國國內惡政而誘發的獨立政治組織？只要這些地方的人民不承認中國當局的政策，這些政權是不能解消的。如果認識了結成這兩個自治體的人們都是中國民族的話，那麼向第三者的日本要求主權的尊重與領土的恢復，豈不是笑話？現在日本在「滿洲」及冀東方面之所重視者，是在保護因了戰亂之誘發而侵及的日本利權。因此，以上種種都是應該自己嚴厲批判的。對於日本經濟考察團，這種主張是絕無理由的，也是絕無根據的。

× × × ×

至於說華北走私的激發是由於日本人的指導，這是何

等侮辱日本的論調，我們是「斷乎反對」的。到底華北是那一國的領土？這種僅僅走私都不能防止的當局，試問它還可算是一個國家的政治組織嗎？再走私的出品，到底是那一國人買入的呢？這是要請周先生認識一下的。依據周先生的議論，日本的對華借款是真實的互惠平等，資本的對華進出，也是互惠平等，為什麼商品的相關的交換便使中國殖民地化呢？在資本的安全不能維持的地方會起如何的結果？再，借款會是永久的平等物嗎？這周先生也得考察一下。現在對於日本方面常給予一種極不愉快的印象，而且蹂躪日本在華經濟機會均等的某某國跟中國當局中的某一部份人，就是周憲文先生的論文所代表的一派；這一派人應該放棄對於他人的責難，而反問自己；因了毫無必要，毫無根據的理由而阻害日下中日關係的進展者，最好能避免。

附錄新聞（一）（見二十日申報）

實業部人造絲廠

聘德人爲技師

出品超越日貨之上

實業部人造絲廠，已定資本四百萬元，由民間投資，而政府處監督地位，因我國生絲爲農村主要之副業，如人造

絲業過度發達，蠶絲業將直接大受影響，故實部限定人造絲之投資額爲二千萬元，聞人造絲廠，生絲業及織綢業及金融界均願投資，故籌集四百萬資本，可不成問題，現該廠決將聘德著名人造絲專家爲技師，出品能超越日貨之上，因人造絲化學手續，甚爲繁複，各國製造法，均嚴守祕密，日人造絲雖稱發達，但其品質，均不及意德英國貨，且我國之人造絲原料之纖維等，較英德國等原料爲佳，故我國人造絲能打倒日貨云。

附錄新聞（二）（見二十二日申報）

海關緝私人員發表宣言

爲日浪人走私行兇

希望政府假以武裝

並盼各界熱烈援助

中央社云，日本浪人，於二十日晨，將價值萬元之銅元，祕密裝載出口，因關員阻止行兇，當場擊傷關員七人，江海關緝私人員，鑒於浪人走私行兇日亟，特於昨日舉行會議，商討救濟辦法，並發表宣言云，近一年來，在上海的日本碼頭，關員爲走私事件，與日本浪人衝突，不下十餘次，在這十餘次衝突的場合，我們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有的被毆斬手指，現在竟鬧得一天厲害一天，差不多

海關人員，已不能在日本碼頭執行職務了，好比這一月來所發生的幾次事件，有兩三次已經被海關緝得的走私銅元，竟為日本領事館的人員，在碼頭上強行領去，有一次少數關員為多數浪人包圍，失掉行動自由，有一次，有一位稅警連同緝獲的私貨，竟為浪人以綁票的方式，綁架至巡捕房，而由日領館將私貨取走，我們現在已經感覺到上海的日本碼頭，不是中國領土了，自去年四月起，海關為加強管理外洋進口貨物效率起見，實施碼頭機房管理新制度，英美各國商人，以及碼頭公司，均誠意接受海關辦法，先後實行，此種新制度，與職業走私者自予以重大打擊，乃日本商人及各碼頭公司，藉口無根據的理由，抗不受命，於是海關年費數十萬行政費之新制度，竟為之破壞無餘，而一無所得，我們誠然覺得中日兩國有經濟提攜之必要，但我們相信，經濟提攜的前提，必須日本人士能尊重中華民國的主權完整，我們希望我們的工商界以及社會人士

，不要忘記這些天天在浪人鐵尺短挺下困鬥的關員們，而對此次由日本來華的經濟考察團，給以正式的忠告，我們更希望此次來華的兒玉謙次先生及其同伴，能於乘船返國行抵滙山碼頭時看到該碼頭日本浪人橫行無忌的行為，一詢真相，同時，並用蔣委員長所引用的東方格言，「己所不欲，無詭於人」，致敬兒玉謙次先生及其一行人員，如果日本肯顧全國國際信義，接納我們的忠告，自動處置這些浪人們有組織的行為，我們對於中日兩國，以平等互惠為原則的經濟提攜，自無異議，否則，我們為了保護國家的主權，為了保護財政命脈和國民工商經濟的稅收，我們對這無恥的走私，只有給以迎頭的痛擊，我們願意犧牲，我們願意走上緝私前線作殊死戰，但我們不能這樣赤手空拳的奮鬥，我們希望政府把我們武裝起來，這是整個民族的問題，盼望全國各界人士對我們的願望及要求，給以熱烈的援助，謹此宣言。

在那裡枕上的日本人

程瑞霖

日本內閣改組之後，新外相佐藤聲明將糾正過去國策的錯誤，對華外交將改用協調政策。這話剛剛出口，便引起日本國內右派人物的反對，新聞紙上也有公然加以指摘

的希望，可是據一位參加某次歡迎該考察團宴會的朋友告訴我，兒玉謙次在演說時曾說「這次來華與華人聚會，甚麼都好，但是有一點美中不足，那就是中國人士要把政治協調和經濟合作相提並論，我們是實業界，我們只談本行好了，何必談政治」。聽了這種話，我不禁對於兒玉考察團的來華表示失望，我覺得這次兒玉考察團的來華與從前日人考察團的來華是同樣的「無所謂」的。我們如果希望兒玉考察團能夠真正把中國人的意見帶回本國，喚起日本人改變對華觀念，以開闢中日共存共榮的蹊徑，那未免是一種癡想。日本實業界願意與中國人講經濟合作，但不願與中國人講政治協調，這真是「一相情願」。無視日本的政治侵略，而接受日本的經濟提攜，中國縱糊塗尚不至於此。

中國人對日本甚麼都可以容忍，最不能容忍的是政治侵略。例如華北的走私，販毒，特務機關的潛伏，軍事根據地的建築等等，無一不侵害中國的主權，這種侵略隨時可以使中日關係陷於破裂。中國國家的生命仍放在日本人刀鋒之下，中國還有甚麼心思來和日本談生意經。

佐藤固然是日本比較進步的外交家，但他能否轉變日本右派所把持的國策，仍是一個疑問。中日問題僵持到現在，日本人究竟有多少覺悟的？雖然有極少數覺悟的，

的希望，可是據一位參加某次歡迎該考察團宴會的朋友告訴我，兒玉謙次在演說時曾說「這次來華與華人聚會，甚麼都好，但是有一點美中不足，那就是中國人士要把政治協調和經濟合作相提並論，我們是實業界，我們只談本行好了，何必談政治」。聽了這種話，我不禁對於兒玉考察

團的來華表示失望，我覺得這次兒玉考察團的來華與從前日人考察團的來華是同樣的「無所謂」的。我們如果希望兒玉考察團能夠真正把中國人的意見帶回本國，喚起日本人改變對華觀念，以開闢中日共存共榮的蹊徑，那未免是一種癡想。日本實業界願意與中國人講經濟合作，但不願與中國人講政治協調，這真是「一相情願」。無視日本的政治侵略，而接受日本的經濟提攜，中國縱糊塗尚不至於此。

中國人對日本甚麼都可以容忍，最不能容忍的是政治侵略。例如華北的走私，販毒，特務機關的潛伏，軍事根據地的建築等等，無一不侵害中國的主權，這種侵略隨時可以使中日關係陷於破裂。中國國家的生命仍放在日本人刀鋒之下，中國還有甚麼心思來和日本談生意經。

塘沽協定簽字之後，中國人以為日本人穩得了東四省地盤，總可以安靜三兩年。那知安靜不到一年，他們的侵略又復逼緊，逼着中央軍離開華北，逼着中央取消華北黨部，指使李守信占據察北六縣，要求華北自治，嗾使殷汝耕背叛中國，組織「冀東防共政府」，指使王英，德王等進攻綏遠，包庇浪人販毒走私，潛設特務機關，擴充軍事根據地，這都是在證明日本人的大陸政策與日俱進。這種大陸政策始終一貫的激進，正是說明日本人都躺在邯鄲枕上。（註一）他們正過着邯鄲枕開始的一段，最順利的一段。這一段是最容易麻醉人的，日本就全作了受麻醉了的和尚盧生，（註二）知盛而不知衰，知進而不知退，於是欲以全遠東為其地盤，全遠東人為其奴隸。在這個甜夢發展的階段中，中國便是他們的第一個目的物。

日本人的頭何以都伏在邯鄲枕上，這自有其悠遠的歷史原因。

「日本國是東洋大海中的一個島，離大陸一千五百哩，是一個很好的島」。（註三）離大陸如此之遠的一個島國現在，日本人究竟有多少覺悟的？雖然有極少數覺悟的，

究竟覺悟到怎樣一個程度？這都很難說。就一般的情形觀察，日本人是至今還沒有多少覺悟的。

樣，便長成了日本人頑固的腦筋，也養成了日本人「唯日本獨尊」的心理。

有人曾問一個日本的孔教徒說：「假使孔子爲元帥，孟子爲副將，領兵殺到日本，則足下將如何？」這個日本孔教徒乾脆的答道：「我將殺去孔子的頭，而將孟子的肉放在鹹水裏浸着」。（註四）日本人在無論何種的場合，總不忘記日本國，這是日本人的本色。這種本色的發展，才能使幕府歸權王室，促成國家的統一，這種本色的再發展，自然養成日本人的大陸主義，而氣吞全亞了。

這是由於日本的地理形勢，使日本人永遠抱持着一種頑固自尊的精神。

日本人自誇爲未被征服之民族，事實上，日本真是一個很幸運的民族。海禁未開以前，日本人所常常接觸的便只有一個弱國高麗，不曾遇着勁敵。一二八一年忽必烈以銳師十萬東進，在海上遭了颶風全軍覆沒以後，日本人再沒有受到優勢兵力的威脅了。明治維新以後，乘滿清國運的垂暮，而勝了中日之戰（一八九四年），乘俄皇畏懼國內革命之際，而勝了日俄之役（一八〇四年），日本人在這兩次戰爭的結果，便自信有戰鬥天才，睥睨不可一世。

這是由於日本歷來在戰爭上的幸運，使日本人抱持着

一種知進而不知退的精神。

以上兩種原因，一方面使日本人的自尊心過於高張，一方面使日本人對武力的迷信，銳不可止。這樣，就養成了今日日本人的極端軍國主義。

日本人懷着極端軍國主義，平躺在郿鄆枕上。每人都讚美着西鄉隆盛的英雄，每人都追懷着田中義一的卓見，每人都想繼續先人的武功，留名後世，每人都想從他手裏把太陽旗插到大陸極東之一山峯上。此種躉武精神，激盪騰躍，有如脫韁之怒馬，不遇巖壑，其騰不止。此怒馬一日不入巖壑，遠東休想有一日的安寧！全世界休想有一日的安寧！

歷史上幾曾見有永久不敗的帝國，自以爲不敗者其敗乃更速，可是日本人不會這樣想。日本人——尤其是日本武人，只是憧憬着一個以全亞爲疆土的偉大帝國，萬年不敗。忽必烈的十萬大兵，當年給日本人留下很大的恐怖，日本國內的母親慣常對其不安靜的孩子說：『你可想到蒙古人來了』。（註五）這種恐怖，不復存在於現代日本人的腦筋中了。現代的日本人，以爲日本是永遠不會受着他國的威脅的。

可是事情是很明白的。霸佔的疆土愈大，敵人愈多；

國防線愈長，軍備的需要愈多，財政的負擔愈重，人民的生活愈苦。日本如在外遇着一個勁敵，戰事在短期間不能解決，無產者謹起於內，發動革命，日本的國運是可以預料的。日本人應該自己問問，陸上對俄，水上對英對美，是否有絕對把握？水陸兩方都無把握，而積極進行大陸政策，這並不是有理性的發揚國威，這只是一種好勇鬥狠的狂熱而已。

日本人正在度着邯鄲枕上的頭一段夢，絕不會想到這個夢會有轉變。事實上，這個夢是有轉變的，不過遲早問題而已。

在日本人大夢未醒之時，我們對於調整國交，經濟合作等好聽名詞，實在不必有如何的奢望。李滋羅斯到中國

撲朔迷離之佐藤外交

陳靜處

一、
，付諸東流，而重行以平等地位進行談判」……自幣原而

三月八日日外相佐藤，在貴族院演說：謂『一國外交，應有連續性，不應頻繁變更』，並謂『外交，不應忘却對方』，至於中日問題，云『另從新起點着手，方可解決，完全獨立國家之交涉，應以平等地位為根據……過去一切

來的時候，曾赴日訪問兩次，敦勸日本加入中英經濟合作，日本的答復則是中國當自力更生，不容他人代庖。李滋羅斯走了以後，日本人又馬上喊叫中日經濟合作了。中國志願與任何國家合作，但不能接受有騙術的合作，使中國因合作而淪為附庸。在日本人好夢正酣的時候，中國人還是多講自力更生，少談經濟合作罷。

(註一)日本有一舊劇，名為邯鄲的枕頭，係取材於中國舊小說黃梁夢。

(註二)和尙盧生，是上述劇中之作夢者。他走入一個奇妙的皇宮，飲了宮中的長壽酒，就睡倒在有法術的蒲團上，而作了一個瞬息千年的大夢。

(註三)馬克坡羅語，見馬克坡羅遊記第二册二五三頁。

(註四)見美人哥溫著日本歷史大綱之Intro duction

(註五)見前書第十三章

本環境，必自改善中日之關係始，」之一語，誠可謂一針見血，但吾人于此決不能以佐藤的演辭，清言娓娓，就可以相信今後日本對華侵略的行動，馬上會根本改變過去，我們所得親善提攜的教訓，都是一種慘痛的結果，誰都知道日本林內閣的粉墨登場，完全在軍部堅持己見以軍閥法西斯政變相威脅的條件下上台，其主要的任務，積極擴充軍備，增強日德間的政治協定。在去年寺內陸相曾發表談話，謂陸軍軍費之六個年三十萬萬元計劃，縱令增至五十萬元，亦不足驚異，足徵日本軍擴的狂熱，不在希特勒元首『寧以砲不以牛酪』之下，而且在『躍進的日本』的口號，繁迴日本青年將校腦際的時候，佐藤外相，能否以其長期現身于國際舞台上活動之經驗，與靈敏的外交手腕，在國際上放一清新空氣，吾人誠不敢強斷，且一檢討其演詞裏面的語氣，即有許多矛盾空虛之點，且右派的羣起責難，險象環生。在十一日衆院演講時，佐藤外交政策，顯已『舉回路轉』，完全屈服于軍部，不克堅持其本人的信念，謂渠今後對華政策，與前任諸公無異，其主要點：（一）贊同有田任外相時所定之基本三原則，（二）宣布中日兩國縱開談判，日本不欲以『滿洲國』爲交涉事件，（三）聲明日本決遵守華南華中門戶開放政策，其意含有不

放棄華北特別利益之見解，（見十二日路透社電），往事重提仍然不過是一種返還舊套的把戲。至所謂三原則者，即『共同防共』，『根絕排日』，『華北特殊化』，爲我國人民堅決所不容許者，亦即廣田對華政策失敗之主要原因『偽滿』問題，更爲中日邦交宿怨所在，避而不談，且堅持着華北特殊利益之存在，須知中國是整個的，不可分割的，我全國人民，有堅決的意志，領土主權，必須完整，絕不受任何國家的干涉與分割。更不容許任何國人民，在我領土內作任何非法的行動，以自己的血擔當自己的生命，……在佐藤就任之初，則曰『中日問題，從新着手，』在衆院演講時，則曰『對華政策，一仍贊成過去三原則』，一則曰『過去一切，付諸東流』，一則曰『今後對華政策，仍與前任諸公無異，』撲朔迷離，吾人誠不解其外交真義何在，而且在兩次演說後，在日本政界方面，已引起極大之波瀾，贊成與反對意見，互相抵觸，一般認爲佐藤于十一日在衆議院之演說，根本改變渠于衆議院所發關于原則之抽象演說，而顯明指出渠將繼續遵循前閣所採行關于一切實際事件之路線，東京十三日中央社電稱，富田議長，于十三日午後邀請大橋書記官至議長室傳達各派交涉之意向關于處理外相之補充說明再三懇談後，政府亦

遵重各派之意見……以得圓滑進行計，倘議員未提出質問
決請外相中止自動發言，……因恐各小派將利用此機會，
提出強硬之質問，引起意外風波，且將在國外激起不良之
影響，一今日一演說，明日一補充，後日一解釋，一國外
交當局的演說，作二三次的說明，實所罕見，吾人好像在
五里霧中，究無從洞悉其外交真面目。

二、

總之，日本五六十年來對華政策鉤心鬥角，無非執迷
着大陸政策的推進，不管以『世界協調外交』爲口號的幣
原外交也好。以『焦土外交』爲口號的內田外交也好。『
協和外交』爲口號的廣田外交也好。都是『一生懸命』的
向着大陸政策的邁進，以期實現東亞獨佔的好夢，言論行
動儘管有策略上的不同，而從沒有內容上的變化。現在林
內閣外交骨幹裏內在的重要的因素當然仍是大陸政策裏面
兜圈子，而且誰都知道日本對華外交主持的人，不是外交
官，而是握實際權力的軍閥，故中日雙方『平等』談判自
顯然是一種空洞的欺騙，在佐藤之一次露面，其聲調對於
外交、界頗覺緩和的原因，以近年來日本對國內對於軍閥執
行的內政外交，已不滿日甚，故林內閣，不得不採取一二

步驟，以和緩國內輿論的空氣，且最近數月來日本的有力
人士對中國的認識，顯有轉變，如川越大使歷次對報界之
表示前駐京須磨總領事之說。近衛的論文，以及來華經濟
考察團團長兒玉之談話，足見現在日本全國津津浦浦，都
充滿着一種中日外交調整的聲浪，佐藤第一次外交演說可
說是這種聲浪裏面播送出來的節奏。但是遭逢軍人的嫉視
，爲幕後指揮佐藤外交勢力的人殊難稱意，又不得不作一
度的闡明。在就任之初，即曰『日本外交應始終在明朝方
針下立腳，于國際正義觀感之實行此政策時，由軍部外交
當局，及政黨與各省之間成立密切諒解』，以上面的談話
看來，佐藤上台，似本無根本主見。今後何去何從，祇有
期待着將來事實的答復，至所謂觀音云云者，吾人亦不過
作如是觀而已。且據中央社東京十四電稱，外相佐藤演說
所引起之騷動，仍未平靜，極右派之東方會與國民同盟指
摘佐藤缺乏對時局之根本觀念，而要求佐藤卽行辭職。此
外右派之時局協議會，亦發表宣言責佐藤爲『反國策之自
由主義者』……近派議員五人曾謁林首相爲杉山陸相提
出警告，今後佐藤能否安于其位，實屬極大疑問，現時對
佐藤將于此激烈波瀾中提出呈辭之可能已有種種之揣測，
吾人祇有仔細看着春雲變幻而已。

三、

于此，吾人竊有言者，十數年來，我國外交向處于被動的地位。從無積極自主的外交政策。無論他人之爲焦土外交協調外交，總是逆來順受，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繼而

武人林銑十郎

管照微

一、

在第七十屆的日本議會中，起了軍部與既成政黨衝突

的大地震，廣田內閣便在這劇裏瓦解了。

宇垣一成大將以最大決心拜受了組閣的大命，在全國熱烈擁護聲中，努力了一星期，但終以軍部的反對而宣告流產。

於是，在一月二十九日的深夜中，組閣大命改降到另一位陸軍大將林銑十郎的身上了。

現在，林內閣成立近將二月，各方輿論，毀譽不一。

林內閣之前途遂成爲世界言論界的重要話題。

但對於林銑十郎的生平，國內尙少介紹，特借政問週刊的篇幅，略敍一二。

林銑十郎於明治九年二月二十三日生於石川縣之金澤。爲士族林致次郎之長子。

在林銑十郎的幼年時代，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故事。有一年的春天，那時林銑十郎還只有五歲，他跟着另外一個孩子在池邊玩，手裏拿着一條剛剛釣上的鯉魚。忽然天上飛下了一隻巨鷹，想攫取林銑十郎手裏的鯉魚。別的孩子嚇得哭了，但林銑十郎却頑強地跟巨鷹反抗，結果他的二隻小手被巨鷹爪傷了許多地方，而鯉魚終沒有被巨鷹攫去。

林銑十郎是一個沈默的勇者，小時候，也不大說話。在小學校裏，沒有什麼朋友，常一個人躲起來讀他喜讀的書，如三國志、十八史略、日本外史等等。但在同學們相爭的時候，他却常是他們的仲裁者。

長城各口相繼不保，繼而冀東爲組織的產生，醜態百出，處處暴露着外交的萎弱，今後我們的外交的方針起碼條件要達到自主的地步，不要像向前那樣「弱不禁風」，一味兒跟着人家馬後跑。

三、十五上海雨夜

三、

當他在考高等學校的時候，林銳十郎的志願是要做一個史學家，因此，他進了第四高等學校。

但到後來，爲了中日談判的破裂，他竟放棄了他的素志，投筆從戎，離了四高，而去進士官學校。畢業後任陸軍少尉，在故鄉的第七聯隊服務。

少尉在任的三年中，他有了兩種趣味。一種是劍道，另外一種是打彈子。默默無言中，他打彈子的成績，竟上達到二百五十點的資格。

明治三十二年昇中尉，繼入陸軍大學，三十六年畢業。·昇大尉。

接着，日俄戰爭開始了，林大尉也跟着步兵第七聯隊去出征。

當旅順總攻擊時，林任副官；第七聯隊全滅，林獨生還。

嗣後息影林泉，專心讀書。

二次攻擊，亦遭慘敗。

三次攻擊時，林勇躍揮刀，身先士卒，卒占盤龍山。建奇功。

在這次猛攻擊中，一戶旅團長有「鬼將軍」之號，而

林副長的奮勇尤爲全軍士卒之讚嘆。班師後，昇少佐。賜

功四級。繼服務於朝鮮軍情報部。

四、

後由步兵第五十七聯隊長，經陸軍士官學校校長，歷任步兵第二旅團長，東京灣司令官，陸軍大學校長。教育總監本部長，兵衛師團長，而至朝鮮軍司令官。後進階爲壯派所器重。有越境將軍之號。

昭和七年，齋藤實組閣時，擬以林大將爲陸相，以故未實現。八年奈良侍從武官長退職，亦曾擬以林大將充任固辭未就，乃任教育總監。

九年任岡田內閣陸軍大臣。相澤事件勃發後，引咎辭職。

嗣後息影林泉，專心讀書。

今年一月廣田內閣總辭職。宇垣內閣又告流產，由元

老西園寺公望之推薦，繼宇垣大將後，拜受組閣大命，二月林內閣成立。

五、

說到林大將的相貌的特徵，第一自然是他的鬍子。鬍

闊的上唇上，翹着兩筆大型的仁丹鬍。當他高興或是沉思的時候，他老喜歡用右手去捻它。鬍子的顏色不是黑的，焦黃得有些像牛毛。

此外，是他的一雙大眼睛。樣子也有些像牛眼睛。眼皮的皺紋很多，眼極有光彩，但瞳子也不是漆黑的。頭頂已禿，很光亮。

林大將最喜歡抽煙。一有了煙，他會整天坐着抽，一邊抽，一邊沉思。

據說他這次拜受了大命以後，他也會抽着煙，沉思了許久。

在他的少尉時代，他喜歡打打彈子，這在前面已說過。據說近幾年來，却從沒有拿過彈子棒。

此外，他也喜歡哼哼浪花節，當他喝了一點酒或是浸在浴槽裏的時候，他幾乎沒有一次不哼幾句。

他字寫得很可以，也常替別人寫。最近爲二、二六殉難的渡邊大將立紀念碑，這碑文也是他寫的。每遇一些「支那通」去請他寫字，他老喜歡寫，「親友善鄰，國之寶也」八個大字；祇可惜他的行動，就未必如此。

他的座右銘是：「不耽溺，不凝滯，不更其操守。」

林大將很喜歡小孩子，每當政務空暇的時候，在家裏

，常抱抱孫子。

林大將到現在，自己還沒有汽車，當一月二十九夜大命下降的時候，他還在鄰近的車行裏叫了一部舊汽車坐着去的。

六、

林銑十郎在日本自然是一個人傑。寡言，沉默，是他特徵。這特徵，對於他這次拜受大命很有關係。

林銑十郎是個武人，也是個教育家，也是個政治家。與其說他是政治家，不如說是教育家，與其說是教育家，不如說是武人。因此，在日本的各報章雜誌中，在林銑十郎的名字上，常加着「武人」兩個字。

還有些人說林銑十郎，頗有古武士風。擊劍，哼浪花節，日本的古代武士也都有這趣味。此外，寡言，沉默以至於獨斷，也都是日本古代武士的典型特性。

時代的車輪轉到某一個階級的時候，復古思想會成爲一種時髦的趨勢。因此，林銑十郎的古武士風，日本的某一流報章雜誌，是捧得相當利害的。

拉拉雜雜，已說了不少，本文便在這裏結束。

至於林銑十郎的政治主張或是林內閣的政治綱領等等，國內報章雜誌已頗多論述，這裏不想多說了。

更生評論

第一卷第三期目次

- 中國民族之復興與歷史.....戴裔煊
論社會事業在中國今日的需要.....言心哲
中華民族海外發展史之一頁.....朱化雨
國社黨統治下的德國稅制之新動向.....吳紹鑑
出了象牙之塔（一）.....紀彭
五首慶統一詩及詩話.....周信銘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一日
更生評論社出版

日本評論

第十卷第二期三月號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 林內閣與日本前途之展望.....黃操良
日本結城財政之特質與動向.....劉燕谷譯
日本內閣之政治背景.....林思超譯
日本結城太郎與池田成彬.....林紀東
日語在華北文化界之消長.....顧頡剛
日本蘇北洋漁業之檢討.....邵德潤
日本軍需工業面面觀.....呂方
日本現代政治思想之變動.....李尚友
日本農業觀察記.....陶秉珍
滿鐵之組織及其事業.....劉渭平
福澤諭吉與時事新報.....余又蓀
蘇聯怎樣研究日本.....俞且寄譯

(刊本)

第六十三號要目

- 退一步進兩步的日本外交.....薩孟武
兵制與國防.....程石泉
劉著「中日關係條約彙釋」序.....蔣廷黻
收復我們的萊因.....趙同善
最近英國之遠東外交政策與中日外交.....陳靜廬
英意地中海協定之前因後果.....蔡可成
日本法西斯的前途.....孫經鎔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日◀

第六十四號要目

- 中日經濟提攜的先決條件.....周憲文
洞庭湖水利問題.....胡善恆
戰爭危機的急迫.....許孝炎
抗敵統一與建設.....青雲梯
復興民族的路線.....陸占亞
義務教育問題.....周煥
評「中國地租問題討論集」.....郭漢鳴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

第六十五號要目

- 根絕赤禍案的真義.....崔書琴
日本軍閥內閣之對華外交.....羅鴻詔
日本海軍與日本政局.....林紀東
「評胡著公債論」答辭.....胡善恆
從小學教本的編製取材說到文化建設.....熊兆豐
論我國立法監督.....劉仁德
青年的苦悶與墮落.....朱國材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本刊投稿簡則

(一) 本刊歡迎關於政治、外交、經濟、財政、教育、建設，各種討論批評實際問題之外稿（以短

敘明暢為原則）。

(二) 投寄譯稿，須附原文，以資核對，稿末並須附具原書卷頁（最好能將原著者歷史作一極簡要之介紹）。

(三) 來稿務請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四) 來稿須於姓名下加蓋圖章，表明通信地址。

(五) 來稿揭載後，酬本刊全年一份。

(六) 來稿概不退還，惟附有郵資預先聲明者例外。

(七) 來稿本刊有增刪修改之權，如不願增刪修改者，請先聲明。

(八) 來稿請直寄南京石鼓路一〇九號本社編輯部。

定 價 表		
郵 費	定 價	期 數
國內不收	零 售 每 期 分	每週一冊
香港 澳門	全 年 八 角	全 年 五十二 冊

中華民國郵政局特准掛號為新聞紙類
中央宣傳部文字第六一一一號

政問週刊 第六十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

編 輯 者

政 問 週 刊 社

發 行 所

雞 鳴 書 屋

總 批 發 處

南京楊公井十號

印 刷 者

中 山 印 書 館

地 位

南京國府西街

電 話 二二六〇二

四 分 一

廣 告 價 值 表

乙 等	甲 等	特 等	等 第	地 位	全 面 價 目	半 面 價 目
正 文 前 後	及 封 頁	封 底 外 頁	捌	拾	元	元
陸 元	及 封 頁	封 底 外 頁	伍	陸	元	元
肆 元	及 封 頁	封 底 外 頁	三	四	元	元
二 元	及 封 頁	封 底 外 頁	一	一	元	元

注
 (1)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自另議。
 (2) 長期連登者，可特別優待，訂期一月以上者，第一期概行送登。
 (3) 廣告請向南京石鼓路政問週刊社接洽。

八八二三二：話電 號九〇一路鼓石京南：址地